

卷之二

紅樓夢卷三十六

第三十六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話說賈母自王夫人處回來見寶玉一日好一日心中自是歡喜因怕將來賈政又叫他遂命人將賈政的親隨小廝頭兒喚來吩咐他已後儻有會人待客諸樣的事你老爺要叫寶玉你不用上來傳話就回他說我說一則打重了要着實將養幾個月纔走得二則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見外人過了八月纔許出二門那小廝頭兒聽了領命而去賈母又命李嬭嬭襲人等來將此話說與寶玉使

他放心那寶玉素日本就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我冠禮服賀吊往還等事今日得了這句話越發得了意不但將親戚朋友一概杜絕了而且連家庭中晨昏定省一發都隨他的便了日日只在園中遊玩坐臥不過每日一清早到賈母王夫人處走走就回來了却每日甘心爲諸了頭充役竟也得十分消閒日月或如寶釵輩有時見機勸導反生起氣來只說好好的一個清淨潔白女子也學的釣名沽譽人了國賊祿鬼之流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意造言原爲引導後世的鬚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閨綉閣中亦染此風真真有負天地鍾靈毓秀

之德衆人見他如此瘋顛也都不向他說正經話了獨有林黛玉自幼不會勸他去立身揚名所以深敬黛玉閒言少述如今且說王鳳姐自見金釧兒死後忽見幾家僕人常來孝敬他些東西又不時的來請安奉承自己倒生了疑惑不知何意這日又見人來孝敬他東西因晚間無人時笑問平兒平兒冷笑道奶奶連這個都想不起來了我猜他們的女兒都必是太太房裡的了頭如今太太房裡有四個大的一個月一兩銀子的分例下剩的都是一個月只幾百錢如今金釧兒死了必定他門要弄這一兩銀子的巧宗兒呢鳳姐聽了笑道是了是了倒是你提醒了

我看來這起人也大不知足錢也賺殼了苦事情又攤不着弄個了頭擔塞身子就罷了又要想這個也罷了他們幾家的錢也不能容易花到我跟前這是他們自尋的送甚麼來我就收什麼橫豎我有主意鳳姐兒安下這個心所以只管耽延着等那些人把東西送足了然後乘空方回王夫人這日午間薛姨媽母女兩個與林黛玉等正在王夫人房裡大家吃西瓜鳳姐兒得便回王夫人道自從王釧兒的姐姐死了太太跟前少着一個人了太太或看準了那個了頭就吩咐了下月好發放月錢王夫人聽了想了一想道依我說甚麼是例必定四個五個的殼使就

罷了竟可以免了罷鳳姐笑道論理太太說的也是只是原是舊例別人屋裡還有兩個哩太太到不按例了況且省下一兩銀子也有限的王夫人聽了又想一想道也罷這個分例只管關了來不用補人就把這一兩銀子給他妹妹王釧兒罷他姐姐伏侍了我一場沒個好結果剩下他妹妹跟着我吃個雙分子也不爲過鳳姐答應着回頭望着王釧兒笑道大喜大喜王釧兒過來磕了頭王夫人又問道正要問你如今趙姨娘周姨娘的月例多少鳳姐道那是定例每人二兩趙姨娘有環兄弟的二兩共是四兩另外四串錢王夫人道月月可都按數給他們鳳姐見

問得奇忙道怎麼不按數給王夫人道前兒恍惚聽見有人抱怨說短了一串錢是甚麼緣故鳳姐忙笑道姨娘們的了頭月例原是人各一吊錢從舊年他們外頭商議的姨娘們每位了頭分例減半人各五百錢每位兩個了頭所以短了一吊錢這也抱怨不着我我到樂得給呢他們外頭又扣着我難道添上不成這個事我不過是接手兒怎麼來怎麼去由不得我做主我到說了兩三回仍舊添上這兩分的爲是他們說只有這個數叫我難再說了如今我手裡每月連日子都不錯給他們呢先時在外頭關那個月不打饑荒何曾順順溜溜的得過一遭兒王夫人

聽說就停了半晌又問老太太屋裡幾個一兩的鳳姐道八個如今只有七個那一個是襲人王夫人道這就是了你寶兄弟也並沒有一兩的了頭襲人還算老太太房裡的人鳳姐笑道襲人還是老太太的人不過給了寶兄弟使他這一兩銀子還在老太太的了頭分例上領如今說因爲襲人是寶玉的人裁了這一兩銀子斷乎史不得若說再添一個人給老太太這個還可以裁他的若不裁他的須得環兄弟屋裡也添上一個纔公道均勻了就是晴雯麝月等七個大了頭每月人各月錢一吊佳蕙等八個小了頭們每月人各月錢五百還是老太太的話別人如

何惱得氣得呢薛姨媽笑道只聽鳳了頭的嘴到像倒了核桃車子似的只聽他的帳也清楚理也公道鳳姐笑道姑媽難道我說錯了不成薛姨媽笑道說的何嘗錯只是你慢些說豈不省力鳳姐纔要笑忙又忍住了聽王夫人示下王夫人想了半日向鳳姐道明兒挑一個了頭送去老太太使喚補襲人把襲人的一分裁了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兩銀子裡拿出二兩銀子一吊錢來給襲人去已後凡事有趙姨娘周姨娘的也有襲人的只是襲人的這一分都從我的分例上勻出來不必動官中的就是了鳳姐一一的答應了笑推薛姨媽道姑媽聽見了我素日說

的話如何今兒果然應了我的話薛姨媽道早就該如此模樣兒自然不用說的他的那一種行事大方說話見人和氣裡頭帶着剛硬要强這個實在難得王夫人含淚說道你們那裡知道襲人那孩子的好處比我的寶玉強十倍寶玉果然是有造化的能彀得他長長遠遠的伏侍一輩子也就罷了鳳姐道既這麼樣就開了臉明放在屋裡豈不好王夫人道這不好一則年輕二則老爺也不許三則那寶玉見襲人是他了頭總有放縱的事倒能聽他的勸如今做了跟前人那襲人該勸的也不敢十分勸了如今且渾着等再過兩三年再說說畢鳳姐見無話便轉

身出來剛至廊簷下只見有幾個執事的媳婦子正等他
回事呢見他出來都笑道奶奶今兒回什麼事說了這半
天可不要熱着鳳姐把袖子挽了幾挽趾着那角門的門
檻子笑道這裡過堂風倒涼快吹一吹再走又告訴衆人
道你們說我回了這半日的話太太把二百年的事都想
起來問我難道我不說罷又冷笑道我從今以後倒要幹
幾件刻薄事了抱怨給太太聽我也不怕糊塗油蒙了心
爛了舌頭不得好死的下作東西們別做娘的春夢了明
兒一裹腦子扣的日子還有呢如今裁了了頭的錢就抱
怨了借們也不想一想自己也配使三個了頭一百罵一

面方走了自去挑人回賈母話去不在話下却說薛姨媽
等這裡吃畢西瓜又說一回閒話各自方散去寶釵與黛
玉等回至園中寶釵因約黛玉往藕香榭去黛玉因說立
刻要洗澡便各自散了寶釵獨自行來順路進了怡紅院
意欲尋寶玉去談講以解午倦不想一入院中鴉雀無聞
一並連兩隻仙鶴在芭蕉下都睡着了寶釵便順着游廊
來至房中只見外間牀上橫三豎四都是了頭們睡覺轉
過十錦榻子來至寶玉的房內寶玉在牀上睡着了襲人
坐在身傍手裡做針線傍邊放着一柄白犀麈寶釵走近
前去悄悄的笑道你也過於小心了這個屋裡還有蒼蠅

蚊子還整蠅刷子趕甚麼襲人不防猛拍頭見是寶釵忙放針線起身悄悄笑道姑娘來了我倒不防唬了一跳姑娘不知道雖然沒有蒼蠅蚊子誰知有一種小虫子從這紗眼裡鑽進來人也看不見只睡着了咬一口就像螞蟻叮的寶釵道怨不得這屋子後頭又近水又都是香花兒這屋子裡頭又香這種虫子都是花心裡長的聞香就撲說着的一面就瞧他手裡的針線原來是個白綾紅裡的兜肚上面扎着鴛鴦戲蓮的花樣紅蓮綠葉五色鴛鴦寶釵道噯喲好鮮亮活計這是誰的也值的費這麼大工夫襲人向牀上掀嘴兒寶釵笑道這麼大了還帶這個襲人笑

道他原是不帶所以特特做的好了斗他看見由不得不帶如今天熱睡覺都不留神哄他帶上了便是夜裡總蓋不嚴些兒也就罷了你就這一個就用了工夫還沒看見他身上帶的那一個呢寶釵笑道也虧你奈煩襲人道今兒做的工夫大了脖子低的怪酸的又笑道好姑娘你略坐一坐我出去走走就來說着就走了寶釵只顧看着活計便不留心一躡身剛剛的也坐在襲人方纔坐的那個所在因又見那個活計實在可愛不由的拿起針來就替他作不想林黛玉因遇見史湘雲約他來與襲人道喜二人來至院中見靜悄悄的湘雲便轉身先到廂房裡去找

襲人林黛玉却來至牕外隔着牕紗往裡一看只見寶玉穿着銀紅紗衫子隨便睡着在牀上寶釵坐在身傍做針線傍邊放着蠅刷子林黛玉見了這個景兒連忙把身子一藏手握著嘴不敢笑出來招手兒叫湘雲湘雲一見他這般光景只當有甚麼新聞忙也來一看也要笑時忽然想起寶釵素日待他厚道便忙掩住口知道黛玉口裡不讓人怕他取笑便忙拉過他來道走罷我想起襲人來他說午間要到池子裡去洗衣裳想必去了僧們那裡找他去黛玉心下明白冷笑了兩聲只得隨他走了這裡寶釵只剛做了兩三個花瓣忽見寶玉在夢中喊罵說和尚道

士的話如何信得甚麼是金玉姻緣我偏說是木石姻緣薛寶釵聽了這話不覺怔了忽見襲人走進來笑道還沒有醒呢寶釵搖頭襲人又笑道我纔碰見林姑娘史大姑娘他們可有進來寶釵道沒見他們進來因向襲人笑道他們沒告訴你甚麼襲人紅了臉笑道總不過是他們那些頑話有甚麼正經說的寶釵笑道今兒他們說的可不是頑話我正要告訴你呢你又忙忙的出去了一句話未完只見鳳姐打發人來叫襲人寶釵笑道就是爲那話了襲人只得喚起兩個丫頭來一同寶釵出怡紅院自往鳳姐這裡來果然是告訴他這話又教他與王夫人磕頭且

不必去見賈母到把襲人不好意思的見過王夫人急忙
回來寶玉已醒了問起原故襲人且含糊答應至夜間人
靜襲人方告訴了寶玉喜不自禁又向他笑道我可看你
回家去不去了那一回往家裡走了一輪回來就說你哥
哥要贖你又說在這裡沒着落終久算甚麼說那些無情
無義的生分話唬我從今以後我可看誰來敢叫你去襲
人聽了便冷笑道你到別這麼說從此以來我是太太的
人了我要走連你也不必告訴只回了太太便走寶玉笑
道便就算我不好你回了太太竟去了教別人聽見說我
不好你去了你也沒意思襲人笑道有甚麼沒意思難道

強盜賊我也跟着罷再不然還有一個死呢人活一百歲
橫豎要死這一口氣不在聽不見看不見就罷了寶玉聽
見這話便忙握他的嘴說道罷罷罷不用你說這些話了
襲人深知寶玉性情古怪聽見奉承吉利話又厭虛而不
實聽了這些盡情實話又生悲感便悔自己冒撞了連忙
笑着用話截開只揀那寶玉素日喜歡的春風秋月再那
談及粉淡脂紅然後談到女兒如何好不覺又談到女兒
死襲人忙掩住口寶玉聽至濃快處見他不說了便笑道
人誰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個鬚眉濁物只知道文死諫
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節究竟何如不死的好

必定有昏君他方諫他只顧他邀名猛拚一死將來置君於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戰猛拚一死他只顧圖汗馬之名將來棄國於何地所以這皆非正死襲人道忠臣良將皆出於不得已他纔死寶玉道那武將不過仗血氣之勇踈謀少畧他自己無能送了性命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比武官了他念兩句書記在心理若朝庭少有瑕疵他就胡彈亂諫只顧他邀忠烈之名濁氣一湧卽時拚死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還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非聖人那天也斷斷不把這萬幾重任與他了可知他那些死的都是沽名並不知大義比如我此時若果有造

化該死於時的如今趁你們在我就死了再能殼你哭我的眼淚流成大河把我的屍首漂起來送到那鴉雀不到的幽僻之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爲人就是我死的得時了襲人忽見說出這些瘋話來忙說因了不理他那寶玉方合眼睡着次日也就丟開了一日寶玉因各處游的煩膩便想起牡丹亭曲子來自己看了兩遍猶不悞懷因聞得梨香院的十二個女孩兒中有小旦齡官最是唱的好因着意出角門來找時只見寶官玉官都在院內見寶玉來了都笑讓坐寶玉因問齡官在那裡都告訴他說在他房裡呢寶玉忙至他房內只見齡官獨自倒在枕

上見他進來文風不動寶玉身傍坐下又素昔與別的女
孩子頑慣了的只當齡官也同別人一樣因進前來陪笑
央他起來唱裊晴絲一套不想齡官見他坐下忙抬身起
來躲避正色說道嗓子啞了前兒娘娘傳進我們去我還
沒有唱呢寶玉見他坐正了再一細看原來就是那日齣
薇花下畫齣字的那一個又見如此景況從來未經過這
番被人棄厭自己便訕訕的紅了臉只得出來了寶官等
不解何故因問其所以寶玉便說了出來寶官便說道只
畧等一等齣二爺來了叫他唱是必唱的寶玉聽了心
下納悶因問齣哥兒那裡去了寶官道纔出去了一定就

是齡官要甚麼他去變弄去了寶玉聽了以爲奇特少站
片時果見賈齣從外頭來了手裡提着個雀兒籠子上面
扎着小戲臺並一個雀兒興興頭頭往裡來找齡官見了
寶玉只得站住寶玉問他是個甚麼雀兒會啣旗串戲買
齣笑道是個玉頂金頭寶玉道多少錢買的賈齣道一兩
八錢銀子一面說一面讓寶玉坐自己往齡官房裡來寶
玉此刻把聽曲子的心都沒了且要看他和齡官是怎麼
樣只見賈齣進去笑道你來瞧這個頑意兒齡官起身問
是甚麼賈齣道買了雀兒你頑省得天天悶的無個開心
的我先頑個你看說着便拿些穀子哄的那個雀兒果然

在那戲臺上亂串啣鬼臉旗幟象女孩子道有趣獨齡官
冷笑了兩聲賭氣仍睡着去了賈薈還只管陪笑問他好
不好齡官道你們家把好好的人弄了來關在這牢坑裡
學這個牢什子還不算你這會子又弄個雀兒來也偏生
幹這個你分明弄了他來打趣形容我們還問我好不好
賈薈聽了不覺忙起來連忙賭神發誓又道今兒我那裡
的脂油蒙了心費一二兩銀子買他來原說解悶就沒有
想到這上頭罷罷放了生免你的災病說着果然將那雀
兒放了一頓把將籠子拆了齡官還說那雀兒雖不如人
他也有個老雀兒在窩裡你拿了他來弄這個勞什子也

忍得今兒我咳嗽出兩口血來太太打發人來找你叫你
請大夫來細問問你且弄這個來取笑兒偏是我這没人
管的没人理的又偏病賈薈聽說連忙說道昨兒晚上我
問了大夫他說不相干吃兩劑藥後兒再瞧誰知今兒又
吐了這會子就請他去說着便要請去齡官又叫站住這
會子大毒日頭地下你賭氣了去請了來我也不瞧賈薈
聽如此說只得又站住寶玉見了這般景况不覺癡了這
纔領會過畫畫深意自己站不生便抽身走了賈薈一心
都在齡官身上也不顧送人倒是別的女孩子送了日來
那寶玉一心裁奪盤算癡癡的回至怡紅院中正值林黛

玉和襲人坐着說話兒呢寶玉一進來就和襲人長歎說道我昨兒晚上的話竟說錯了怪道老爺說我是管窺蠡測昨夜說你們的眼淚單葬我這就錯了我竟不能全得了從此後只是各人得各人的眼淚罷了襲人只道昨夜不過是些頑話已經忘了不想寶玉又提起來便笑道你可真真有些瘋了寶玉默默不對自此深悟人生情緣各有分定只是每每暗傷不知將來葬我灑淚者爲誰且說林黛玉當下見了寶玉如此形像便知是又從那裡着了魔來也不便多問因說道我纔在舅母跟前聽見說明兒是薛姨媽的生日叫我順便來問你出去不出去你打發

人前頭說一聲去寶玉道上回連大老爺的生日我也沒去這會子我又去儻或碰見了人呢我一槩都不去這麼怪熱的又穿衣裳我不去姨媽也未必惱襲人忙道這是什麼話他比不得大老爺這裡又住的近又是親戚你不去豈不叫他思量你怕熱只清早起來到那裡磕個頭吃鍾茶再來豈不好看寶玉尙未說話黛玉便先笑道你看人家趕蚊子的分上也該去走走寶玉不解忙問怎麼趕蚊子襲人便將昨日睡覺無人作伴寶姑娘坐了一坐的話說了出來寶玉聽了忙說不該我怎麼睡着了就褻瀆了他一面又說明日必去正說着忽見史湘雲穿得齊

齊整整走來辭說家裡打發人來接他寶玉黛玉聽說忙
站起來讓坐史湘雲也不坐寶黛兩個只得送他至前面
那史湘雲只是眼淚汪汪的見有他家人在跟前又不敢
十分委屈少時寶釵趕來愈覺繾綣難捨還是寶釵心內
明白他家人若回去告訴了他嬌娘待他家去又恐怕受
氣因此倒催他走了眾人送至二門前寶玉還要往外送
他倒是史湘雲攔住了一時回身又叫寶玉到跟前悄悄
的囑咐道便是老太太想不起我來你時常提着好等老
太太打發人接我去寶玉連連答應了眼看着他上車去
了大家方纔進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評曰

賈母若不吩咐小使過了八月方許寶玉出二門則
此四五月中寶玉在園中諸事無從細敘此文章開
展法

寶釵輩時常見機勸導惟黛玉自幼不勸寶玉立身
揚名作者只用閒筆一寫以省絮煩而黛玉之一味
情癡不知正道已顯然可見

借眾人想要金釧月錢引出王夫人厚待襲人與周
趙二姨一樣接筭自然

鳳姐說環兄弟該添一個了頭是反挑筆

續像紅樓夢
寶釵刺綉尙可蠅刷實在可疑不但黛玉疑湘雲亦不免於疑

借賈玉夢中說出木石姻緣直伏後來出走情事

寶釵告訴襲人的話是在同出怡紅院一面走一面說的書中藏而不露妙極

寶玉議論忠臣良將皆非正死又說到自已卽死於此時一派歎話總因通靈爲情欲蒙蔽之故

寶玉要得衆人眼淚漂化屍身又因齡官鐘情賈薈說不能全得衆人眼淚是總結三十三回寶玉受責後衆多眼淚

寶玉悟人生情緣各有定分其悟雖是其迷愈甚

齡官一層固是宣明三十回中畫字之意實是爲黛

玉陪襯雀兒串戲是鸚哥念詩陪襯

湘雲忽然回去引起不入海棠社臨行悄悄囑賈玉引

起同擬菊花題兩番詩會便不合掌

紅樓夢卷三十六終

紅樓夢卷三十七

第三十七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院夜擬菊花題

話說史湘雲回家後寶玉等仍不過在園中嬉遊吟咏不
題且說賈政自元妃歸省之後居官更加勤慎以期仰答
皇恩皇上見他人品端方風聲清肅雖非科第出身却是
書香世代因特將他點了學差也無非是選拔真才之意
這賈政只得奉了旨擇于八月二十日起身是日拜別過
宗祠及賈母起身而去寶玉等如何送行以及賈政出差
外面諸事不及細述單表寶玉自賈政起身之後每日在

園中任意縱性遊蕩真把光陰虛度歲月空添這日甚覺無聊便往賈母王夫人處來混了一混仍舊進園來了剛換了衣服只見翠墨進來手裡拿着一副花箋送與他寶玉因道可是我忘了要瞧瞧三妹妹去的可好些了你偏走來翠墨道姑娘好了今兒也不吃葯了不過是涼着一點兒寶玉聽說便展開花箋看時上面寫道

妹探
謹啟

二兄文几前夕新霽月色如洗因惜清景難逢未忍就卧漏已三轉猶徘徊桐檻之下竟爲風露所欺致獲採新之患昨親勞撫囑已復遣侍兒問切兼以鮮

荔並真卿墨蹟見賜抑何惠愛之深耶今因伏几處默忽思歷來古人處名攻利敵之場猶置北山滴水之區遠招近揖投轄攀轅務結二三同志盤桓其中或豎詞壇或開吟社雖因一時之偶興每成千古之佳談妹雖不才幸叨陪泉石之間兼慕薛林雅詞風庭月榭惜未讌及詩人帘杏溪桃或可醉飛吟蓋孰謂雄才蓮社獨許鬚眉不教雅會東山讓余脂粉耶若蒙踏雪而來敢請掃花以候謹啟

寶玉看了不覺喜的拍手笑道倒是三妹妹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議一面說一面就走翠墨跟在後面剛到了沁芳

亭只見園中後門上值日的婆子手裡拿着一個字帖兒
走來見了寶玉便迎上去口內說道芸哥兒請安在後門
等着呢這是我送來的寶玉打開看時寫道

不肖男芸恭請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男思自蒙

天恩認於膝下日夜思一孝順竟無可孝順之處前
因買辦花草上托大人洪福竟認得許多花兒匠
並認得許多名園前因忽見有白海棠一種不可多
得故變盡方法只弄得兩盆大人若視男是親男
一般便留下賞玩因近日天氣暑熱恐園中姑娘們

不便故不敢面見奉書恭啟並叩

台安男芸跪書一笑

寶玉看了笑問道獨他來了還有甚麼人婆子道還有兩
盆花兒寶玉道你出去說我知道了難得他想着你便把
花兒送到我屋裡去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同翠墨往秋爽
齋來只見寶釵黛玉迎春惜春已都在那裡了衆人見他
進來都大笑說又來了一個探春笑道我不算俗偶然起
了個念頭寫了幾個帖兒試一試誰知一招皆到寶玉笑
道可惜遲了早該起個社的黛玉說道此時還不算遲也
沒甚麼可惜但是你們只管起社可別算我我是不敢的

迎春笑道你不敢誰還敢呢寶玉道這是一件五經大事大家鼓舞起來不要你謙我讓的各有主意只管說出來大家評論寶姐姐也出個主意林妹妹也說句話兒寶釵道你忙甚麼人還不全呢一語未了李紈也來了進門笑道雅的狠呀要起詩社我自舉我掌壇前兒春天我原有這個意思的我想了一想我又不會做詩瞎鬧些什麼因而也忘了就沒有說既是三妹妹高興我就幫你作興起來黛玉道既然定要起詩社偕們就是詩翁了先把這些姐妹叔嫂的字樣改了纔不俗李紈道極是何不起個別號彼此稱呼倒雅我是定了稻香老農再無人占的探春

笑道我就是秋爽居士罷寶玉道居士主人到底不確又累贅這裡梧桐芭蕉儘有或指桐蕉起個倒好探春笑道有了我是喜芭蕉的就稱蕉下客罷眾人都道別緻有趣黛玉笑道你們快牽了他去燉了肉脯子人吃酒衆人不解黛玉笑道莊子云蕉葉覆鹿他自稱蕉下客可不是一隻鹿麼快做了鹿脯來眾人聽了都笑起來探春因笑道你別忙使巧話來罵人我已替你想了個極當的美號了又向衆人道當日娥皇女英灑淚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瀟湘館他又愛哭將來他那竹子想來也是要變成斑竹的以後都叫他做瀟湘妃子

就完了大家聽說都拍手叫妙林黛玉低了頭也不言語
李紈笑道我替薛大妹妹也早已想了個好的也只三個
字衆人忙問是甚麼李紈道我是封他爲蘅蕪君不知你
們以爲如何探春道這個封號極好寶玉道我呢你們也
替我想一個賢釵笑道你的號早有了無事忙三字恰當
得狠李紈道你還是你的舊號絳洞花主就是了寶玉笑
道小時候幹的營生還提他做甚麼探春道你的號多得
狠又起甚麼我們愛叫你甚麼你就答應着就是了寶釵
道還得我送你個號罷有最俗的一個號却於你最當天
下難得的是富貴又難得的是閒散這兩樣再不能兼有

不想你兼有了就叫你富貴閒人也罷了寶玉笑道當不
起當不起倒是隨你們混叫去罷李紈道二姑娘四姑娘
起個甚麼迎春道我們又不大會詩白起個號做什麼探
春道雖如此也起個纔是寶釵道他住的是紫菱洲就叫
他菱洲四了頭在藕香榭就叫他藕榭就完了李紈道就
是這樣好但序齒我大你們都要依我的主意管教說了
大家合意我們七個人起社我和二姑娘四姑娘都不會
做詩須得讓出我們三個人去我們三個人各分一件事
探春笑道已有了號還只管這樣稱呼不如不有了以後
錯了也要立個罰約纔好李紈道立定了社再定罰約我

新修水滸傳
那裡地方大竟在我那裡作社我雖不能做詩這些詩人
竟不厭俗容我做個東道主人我自然也清雅起來了於
是要推我做社長我一個社長自然不彀必要再請兩位
副社長就請菱洲藕榭二位學究來一位出題限韻一位
謄錄監場亦不可拘定了我們三個不做若遇見容易些
的題目韻脚我們也隨便做一首你們四個却是要限定
的若如此便起若不依我我也不敢附驥了迎春惜春本
性懶於詩詞又有薛林在前聽了這話便深合己意二人
皆說是極探春等也知此意見他二人悅服也不好強只
得依了因笑道這話罷了只是自想好笑好好的我起了

個主意反叫你們三個來管起我來了寶玉道既這樣偕
們就往稻香村去李紈道都是你忙今日不過商議了等
我再請寶釵道也要議定幾日一會纔好探春道若只管
會的多又沒趣了一月之中只可兩三次寶釵說道一月
只要兩次就設了擬定日期風雨無阻除這兩日外儻有
高興的他情愿加一社的或請到他那裡去或附就了來
亦可使得豈不活潑有趣衆人都道這個主意最好探春
道這原係我起的主意我須得先做個東道主人方不負
我這高興李紈道既這樣說明日你就先開一社如何探
春道明日不如今日就是此刻好你就出題菱洲限韻藕

榭監場迎春道依我說也不必隨一人出題限韻竟是拈
鬪公道李執道方纔我來時看見他們抬進兩盆白海棠
來倒是好花你們何不就咏起他來迎春道花還未賞先
倒做詩寶釵道不過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見了纔做古
人的詩賦也不過都是寄興寓情耳若等見了做如今也
沒這些詩了迎春道既如此待我限韻說着走到書架前
抽出一本書來隨手一揭這首詩竟是一首七言律遞與
衆人看了都該做七言律迎春掩了詩又向一個小了頭
道你隨口說一個字來那了頭正倚門立着便說了個門
字迎春笑道就是門字韻十三元了這頭一個韻定要門

字說着又要了韻牌匣子過來抽出十三元一魁又命那
小了頭隨手拿四塊那了頭便拿了盆魂痕昏四塊來寶
玉道這盆門兩個字不大好做呢侍書一樣預備下四分
紙筆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來獨黛玉或撫弄梧桐或看
秋色或又和了鬟們嘲笑迎春又命了鬟點了一支夢甜
香原來這夢甜香只有三寸來長有燈草粗細以其易燼
故以此爲限如香燼未成便要受罰一時探春便先有了
自己提筆寫出又改抹了一回遞與迎春因問寶釵蘅蕪
君你可有了寶釵道有却有了只是不好寶玉背着手在
迴廊上踱來踱去因向黛玉說道你聽他們都有了黛玉

道你別管我寶玉又見寶釵已謄寫出來因說道了不得香只剩了一寸了我纔有了四句又向黛玉道香要完了只管蹲在那潮地下做什麼黛玉也不理寶玉道我可顧不得你了好歹也寫出來罷說着也走在案前寫了李純道我們要看詩了若看完了還不交卷是必罰的寶玉道稻香老農雖不善作却善看又最公道你就評閱優劣我們都服的衆人都道自然於是先看探春的稿上寫道

咏自海棠

斜陽寒草帶重門苔翠盈鋪雨後盆玉是精神難比
潔雪爲肌骨易銷魂芳心一點嬌無力倩影三更月

有痕莫謂縞仙能羽化多情伴我咏黃昏

大家看了稱賞一回又看寶釵的道

珍重芳姿豈掩門目攜手瓊灌苔盆胭脂洗出秋堦
影冰雪招來露砌魂淡極始知花更豔愁多焉得玉
無痕欲償白帝宜清潔不語婷婷日又昏

李純笑道到底是蘅蕪君說着又看寶玉的道

秋容淺淡映重門七節攢成雪滿盆出浴太真冰作
影捧心西子玉爲魂曉風不散愁千點宿雨還添淚
一痕獨倚畫欄如有意情砧怨笛送黃昏

大家看了寶玉說探春的好李純終要推寶釵這詩有身

分因又催黛玉黛玉道你們都有了說着提筆一揮而就
擲與衆人李紈等看他寫道

半捲湘簾半掩門 碾冰爲土玉爲盆

看了這句寶玉先喝起彩來只說從何處想來又看下面
道

偷來梨蕊三分白 借得梅花一縷魂

衆人看了也都不禁叫好說果然比別人又是一樣心腸
又看下面道

月窟仙人逢縞袂 秋閨怨女拭啼痕 嬌羞默默同誰

訴 倦倚西風夜已昏

衆人看了都道是這首爲上李紈道若論風流別致自是
這首若論含蓄渾厚終讓蘅蕪探春道這評的有理蘅蕪
妃子當居第二李紈道怡紅公子是壓尾你服不服寶玉
道我的那首原不好這評的最公又笑道只是蘅蕪二首
還要斟酌李紈道原是依我評論不與你們相干再有多
說者必罰寶玉聽說只得罷了李紈道從此後我定於每
月初二十六這兩日開社出題限韻都要依我這其間你
們有高興的只管另擇日子補開那怕一個月每天都開
社我也不管只是到了初二二十六這兩日是必往我那裡
去寶玉道到底要起個社名纔是探春道俗了又不好忒

新了刁鑽古怪也不好可巧纔是海棠詩開端就叫個海棠詩社罷雖然俗些因真此事也就不碍了說畢大家又商議了一回畧用些酒菓方各自散去也有回家的也有往賈母王夫人處去的當下無話且說襲人因見寶玉看了字帖兒便慌慌張張同翠墨去了也不知何事後來又見後門上婆子送了兩盆海棠花來襲人問那裡來的婆子們便將前番緣故說了襲人聽說便命他們擺好讓他們在下房裡坐了自己走到房內稱了六錢銀子封好又拿了三百錢走來都遞與那兩個婆子道這銀子賞那拾花兒的小子們這錢你們打酒喝罷那婆子們站起來

眉開眼笑千恩萬謝的不肯受見襲人執意不收方領了襲人又道後門上外頭可有該班的小子們婆子忙應道天天有四個原預備裡面差使的姑娘有甚麼差使我們吩咐去襲人笑道我有甚麼差使今兒賈二爺要打發人出去叫後門上小子們僱輛車來回來你們就往這裡拿錢不用叫他們往前頭混碰去婆子答應着去了襲人回至房中拿碟子盛東西與史湘雲送去却見榻子上碟槽空着因回頭見晴雯秋紋麝月等都在一處做針黹襲人問道這一個纏絲白瑪瑙碟子那裡去了衆人見問你眼

我我看你都想不起來半日晴雯笑道給三姑娘送荔枝去的還沒送來呢襲人道家常送東西的傢伙多巴巴的拿這個去晴雯道我何常不是這樣說這個碟子配上鮮荔枝纔好看我送去三姑娘也見了說好看連碟子放着就沒帶來你再瞧那福子儘上頭的一對聯珠瓶還沒收來呢秋紋笑道提起這瓶來我又想起笑話來了我們寶二爺說聲孝心一動也孝敬到二十分那日見園裡桂花折了兩枝原是自己要插瓶的忽然想起來說這是自己園裡纔開的新鮮花兒不敢自己先頑巴巴的把那一對瓶拿下來親自灌水插好了叫個人拿着親自送一瓶進

老太太又進一瓶與太太誰知他孝心一動連跟的人都得了福了可巧那日是我拿去的老太太見了這樣喜的無可不可見人就說到底是寶玉孝順我連一枝花兒也想的到別人還只抱怨我疼他你們知道老太太素日不大同我說話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眼那日竟叫人拿幾百錢給我說我可憐見的生的單弱這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氣幾百錢是小事難得這個臉面及至到了太太那裡太太正和二奶奶趙姨奶奶好些人翻箱子找太太當日年輕的顏色衣裳不知要給那一個一見了連衣裳也不找了且看花兒又有二奶奶在傍邊湊趣兒誇寶二爺又

是怎樣孝敬又是怎樣知好歹有的沒的說了兩車話當
着衆人太太臉上又增了光堵了衆人的嘴太太越發喜
歡了現成的衣裳就賞了我兩件衣裳也是小事年年橫
豎也得却不像這個彩頭晴雯笑道呸好沒見世面的小
蹄子那是把好的給了人挑剩下的纔給你你還充有臉
呢秋紋道憑他給誰剩的到底是太太的恩典晴雯道要
是我我就不要若是給別人剩的給我也罷了一樣這屋
裡的人難道誰又比誰高貴些把好的給他剩的纔給我
我甯可不要冲撞了太太我也不受這口軟氣秋紋忙問
道給這屋裡誰的我因爲前日病了幾天家去了不知是

給誰的好姐姐你告訴我晴雯道我告訴了你難道
你這會退還太太去不成秋紋笑道胡說我自聽了歡喜
歡喜那怕給這屋裡的狗剩下的我只領太太的恩典也
不去管別的事家人聽了都笑道罵的巧可不是給了那
西洋花點子哈巴兒了襲人笑道你們這起爛了嘴的得
了空就拿我取笑打牙兒一個個不知怎麼死呢秋紋笑
道原來姐姐得了我實在不知道我賠個不是罷襲人笑
道少輕狂罷你們誰取了碟子來是正經麝月道那瓶也
該得空收來了老太太屋裡還罷了太太屋裡人多手雜
別人還可已趙姨奶奶一夥的人見是這屋裡的東西又

該使黑心弄壞了纔罷太太也不大管這些不如早些收
來正經晴雯聽說便擲下針帚道這話倒是等我取去秋
紋道還是我取去罷你取的你碟子去晴雯道我偏取一
遭兒去是巧宗兒你們都得了難道不許我得一遭兒麝
月笑道統共秋了頭得了一遭兒衣裳那裡今兒又巧你
也遇見找衣裳不成晴雯冷笑道雖然碰不見衣裳或者
太太看見我勤謹一個月也把太太的公費裡分出二兩
銀子來給我也定不得說着又笑道你們別和我粧神弄
鬼的甚麼事我不知道一面說一面往外跑了秋紋也同
他出來自去探春那裡取了碟子來襲人打點齊備東西

叫過本處的一個老宋媽媽來向他說道你先好生梳洗
了換了出門的衣裳來如今打發你與史大姑娘送東西
去宋媽媽道姑娘只管交給我我收收拾了就好一順去襲人聽說便端過兩個小撮絲盒子來先揭開
一個裡面裝的是紅菱雞頭兩樣鮮菓又揭那一個是一
碟子桂花糖蒸的新栗粉糕又說道這都是今年僭們這
裡園裡新結的菓子寶二爺送來與姑娘嚐嚐再前日姑
娘說這瑪瑙碟子好姑娘就留下頑罷這絹包兒裡頭是
姑娘上日叫我做的活計姑娘別嫌粗糙將就着用罷替
我們請安替二爺問好就是了宋媽媽道寶二爺不知還

有甚麼說的姑娘再問問去回來別又說忘了襲人因問秋紋方纔可是在三姑娘那裡麼秋紋道他們都在那裡商議起甚麼詩社呢又都做詩想來沒話你只管去罷宋嬷嬷聽了便拿東西出去穿戴了襲人又囑咐他們從後門出去有小子和車等着呢宋嬷嬷去了不在話下一時寶玉回來先忙着看了一回海棠至房內告訴襲人起詩社的理襲人也把打發宋嬷嬷與史湘雲送東西去的話告訴了寶玉寶玉聽了拍手道偏忘了他我自覺心裡有件事只是想不起來虧你提起來正要請他去這詩社裡若少了他還有個甚麼意思襲人勸道甚麼要緊不過頑

意見他比不得你們自在家裡又作不得主兒告訴他他要來又由不得他若不來他又牽腸掛肚的沒的叫他不受用寶玉道不妨事我回老太太打發人接他去正說着宋嬷嬷已經回來道生受與襲人道乏又說問二爺做什麼呢我說和姑娘們起甚麼詩社做詩呢史姑娘道他們做詩也不告訴他去急的了不得寶玉聽了轉身便往買母處來立逼着叫人接去買母因說今兒天晚了明日一早去寶玉只得罷了回來悶悶的次日一早便又往買母處來催逼人接去直到午後史湘雲纔來了寶玉方放心見面時就把始末原由告訴他又又要與他詩看李紈等

因說道且別給他看先說與他韻脚他後來的先罰他了詩若好便請入社若不好還要罰他一個東道再說湘雲笑道你們忘了請我我還要罰你們呢就拿韻來我雖不能只得勉強出醜容我入社掃地焚香我也情愿眾人見他這般有趣越發喜歡都埋怨昨日怎麼忘了他遂忙告訴他詩韵史湘雲一心興頭等不得推敲刪改一面只管和人說着話心內早已和成即用隨便的紙筆錄出先笑說道我却依韻和了兩首好歹我都不知不過應命而已說着遞與眾人眾人道我們四首也算想絕了再一首也不能了你倒弄了兩首那裡有許多話說必要重了我們的一面說一面看時只見那兩首詩寫道

其一

神仙昨日降都門種得藍田玉一盆自是霜娥偏愛冷非關倩女欲離魂秋陰捧出何方雪雨漬添來隔宿痕却喜詩人吟不倦豈令寂寞度朝昏

其二

蘅芷階通羅薛門也宜牆角也宜盆花因喜潔難尋
偶人爲悲秋易斷魂玉燭滴乾風裡淚晶簾隔破月中痕幽情欲向嫦娥訴無奈虛廊月色昏

眾人看一句驚訝一句看到了讚到了都說這個不枉做

了海棠詩真該要起海棠社了史湘雲道明日先罰我的東道就讓我先邀一社可使得衆人道這更妙了因又將昨日的詩與他評論了一回至晚寶釵將湘雲邀往蘅蕪苑去安歇湘雲燈下計議如何設東擬題寶釵聽他說了半日皆不妥當因向他說道既開社便要作東雖然是個頑意兒也要瞻前顧後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然後方大家有趣你家裡你又做不得主一個月統共那幾吊錢你還不穀使這會子又幹這沒要緊的事你孀孀聽見了一發抱怨你了況且你就都拿出來做這個東也不穀難道爲這個家去要不成還是和這裡要呢一席話

提醒了湘雲倒躊躇起來寶釵道這個我已經有個主意我們當舖裡有一個夥計他家田裡出的好螃蟹前兒送了幾個來現在這裡的人從老太太起連上屋裡的人有多一半都是愛喫螃蟹的前日姨娘還說要請老太太在園裡賞桂花喫螃蟹因爲有事還沒有請你如今且把詩社別提起只普統一請等他們散了偕們有多少詩做不得的我和我哥哥說要他幾隻極肥極大的螃蟹來再往舖子裡取上幾罈好酒來再備四五桌菓碟豈不又省事又大家熱鬧了湘雲聽了心中自是感服極讚想的週到寶釵又笑道我是一片真心爲你的話你千萬別多心想

着我看小看了你偕們兩個就白好了你若不多心我就好
叫他們辦去湘雲忙笑道好姐姐你這樣說倒多心待我
了我憑他怎麼糊塗連個好歹也不知還成個人哩我若
不把姐姐當親姐姐一樣看待上回那些家常煩難事也
不肯盡情告訴你了寶釵聽說便喚一個婆子來出去和
大爺說照前日的大螃蟹要幾隻來明日飯後請老太太
姨娘賞桂花你說大爺好歹別忘了我今兒已請下了人
了那婆子出去說明回來無話這裡寶釵又向湘雲道詩
題也不要過於新巧了你看古人中那裡有那些刁鑽古
怪的題目和那極險的韻若題目過於新巧韻過於險再

不得好詩終是小家子氣詩固然怕說熟話然亦不可過
於求生只要頭一件主意清新措詞就不俗了究竟這也
算不得甚麼還是紡績針黹是你我的本等一時閒了倒
是於身心有益的書看幾章是正經湘雲只答應着因笑
道我如今心裡想着昨日做了海棠詩我如今要做個菊
花詩如何寶釵道菊花倒也合景只是前人太多了湘雲
道我也是如此想着恐怕落套寶釵想了一想說道有了
如今以菊花爲賓以人爲主竟擬出幾個題目來都要兩
個字一個虛字一個實字實字就用菊字虛字便用通用
門的如此又是咏菊又是賦事前人也沒狠做也不能落

套賦景咏物兩關着又新鮮又大方湘雲笑道這却狠好只是不知用何等虛字纔好好你先想一個我聽聽寶釵想了想笑道菊夢就好湘雲笑道果然好我也有一個菊影可使得寶釵道也罷了只是也有人做過若題目多這個也搭的上我又有了了一個湘雲道快說出來寶釵道問菊如何湘雲拍案叫妙因接說道我也有了訪菊如何寶釵也讚有趣因說道爽性提出十個來寫上再來說着二人研墨蘸筆湘雲便寫寶釵使念一時湊了十個湘雲看了一遍又笑道十個還不成幅爽性湊成十二個便全了也如人家的字畫冊頁一樣寶釵聽說又想了兩個一共湊

成十二個說道既這樣一發編出他個次序先後來湘雲道如此更妙竟弄成個菊譜了寶釵道把首是憶菊憶之不得故訪第二是訪菊訪之既得便種第三是種菊種既盛開故相對而賞第四是對菊相對而興有餘故折來供瓶爲玩第五是供菊既供而不吟亦覺菊無彩色第六便是咏菊既入詞章不可以不供筆墨第七便是畫菊既爲畫菊如是碌碌究竟不知菊有何妙處不禁有所問第八便是問菊菊如何解語使人狂喜不禁第九是簪菊如此人事雖盡猶有菊之可咏者菊影菊夢三首續在第十第十一末卷便以殘菊總收前題之感這便是三秋妙景

妙事都有了湘雲依言將題錄出又看了一回又問該限何韻寶釵道我平生最不喜限韻分明有好詩何苦爲韻所縛俗們別學那小家派只出題不拘韻原爲大家偶得了好句取樂並不爲以此難人湘雲道這話狠是這樣大家的詩還進一層但只偕們五個人這十二個題目難道每人做十二首不成寶釵道那也太難人了將這題目膽好都要七言律詩明日貼在牆上他們看了誰能那一個就做那一個有力量者十二首都做也可不能的作一首也可高才捷足者爲尊若十二首已全便不許他趕看又做罰他便完了湘雲道這也罷了二商議安貼方纔息燈

安寢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八月將終賈母所限寶玉出門之期已近乃賈政又奉差遠出寶玉更可任意游蕩以便敘及結社等事文章生波再展法

探春纔起意結社賈芸適送白海棠借此立名便不着迹

探春札甚雅芸兒字極俗映襯好看

寶玉別號有三個又聽人混叫活變不板

未見白海棠先擬詩社題與後文菊花題不用實字

用虛字俱是文章避實法

李執評詩以寶釵詩含蓄渾厚取為第一眼力見識

甚高

各人海棠詩俱暗寫各人性情遭際而黛玉更覺顯

露

借送菓品引出史湘雲又借尋瑪瑙引出送桂花為

下文賞桂伏筆

王夫人給襲人盃菜月錢是明寫給衣服在象了頭

口中說出是暗寫一樣事兩樣寫法方不雷同

湘雲補詩二首第一首是寶釵影子第二首是黛玉

影子

海棠是初起小社連湘雲補作只有六首菊花是續

起大社故有十二首

海棠結社已伏九十四回之花妖

寶釵想出賞桂吃蟹代湘雲作東遍請一家文章開

拓變換既照應寶玉送桂花又引起下回借蟹譏諷

一層

紅樓夢卷三十七終

續象江樓夢

第三十七回

二十一

聚珍堂

紅樓夢卷三十八

第三十八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咏

話說寶釵湘雲計議已定一宿無話湘雲次日便請賈母等賞桂花賈母等都說道倒是有興頭須要擾他這雅興至午果然賈母帶了王夫人鳳姐兼請薛姨媽等進園來賈母因問那一處好王夫人道憑老太太愛在那一處就在那一處鳳姐道藕香榭已經擺下了那山坡下兩顆桂花開的又好河裡水又碧清坐在河當中亭子上豈不廠亮看着水眼也清亮賈母聽了說這話很是說着引了

衆人往藕香榭來原來這藕香榭蓋在池中四面有牕左右有回廊亦是跨水接峰後面又有曲折橋衆人上了竹橋鳳姐忙上來攬着賈母口裡說道老裡宗只管邁步大走不相干這竹子橋規矩是咯吱咯吱的一時進入榭中只見欄桿外另放着兩張竹案一個上面設着杯筯酒具一個上頭設着茶筴茶具各色蓋碟那邊有兩三個了頭煽風爐煮茶這一邊另外幾個了頭也煽風爐燙酒呢賈母忙笑問這茶想的狠好且是地方東西都干淨湘雲笑道這是寶姐姐帶着我預備的賈母道我說這個孩子細緻凡事想的妥當一面說一面又看見柱上掛的黑漆嵌

蚌的對子命湘雲念道

芙蓉影破歸蘭棹

菱藕香深瀉竹橋

賈母聽了又抬頭看匾因回頭向薛姨媽道我先小時家裡也有這麼一個亭子叫做什麼枕霞閣我那時也只像他姊妹們這麼大年紀同姊妹們天天頑去那日誰知我失了脚掉下去幾乎沒淹死好容易救了上來到底被那木釘礮破了頭如今這鬢角上那指頭頂大一塊窩兒就是那碰破的衆人都怕經了水又怕冒了風都說了不得了誰知竟好了鳳姐不等人說先笑道那時要活不得如今這麼大福可叫誰享呢可知老祖宗從小兒的福壽就

不小神差鬼使礮出那個窩兒來好盛福壽的壽星老兒頭上原是一個窩兒因爲萬福萬壽盛滿了所以倒凸高出些來了未及說完賈母與衆人都笑軟了賈母笑道這猴兒慣的了不得了只管拿我取笑兒起來恨的我撕你那油嘴鳳姐道回來吃螃蟹恐積了冷在心裡討老祖宗笑一笑開心一高興多吃兩個就無妨了賈母笑道明日叫你日夜跟着我我倒常常笑笑覺得開開心心不許回家去王夫人笑道老太太因爲喜歡他纔慣得他這樣還這樣說他明日越發無理了賈母笑道我喜歡他這樣況且他又真不是那不知高低的孩子家常没人娘兒們原該這

樣橫豎禮體不錯就罷了沒的倒叫他們神鬼似的做什麼說着一齊進入亭子獻過茶鳳姐忙着安放盃筋上面一棹賈母薛姨媽寶釵黛玉寶玉東邊一棹史湘雲王夫人迎春探春惜春西邊靠門一小棹李紈和鳳姐虛設坐位二人皆不敢坐只在賈母王夫人兩棹上伺候鳳姐吩咐螃蟹不可多拿來仍舊放在蒸籠裡拿十個來吃了再拿一面又要水洗了手站在賈母跟前剝蟹肉頭次讓薛姨媽薛姨媽道我自己掰着吃香甜不用人讓鳳姐便奉與賈母二次的便與寶玉又說把酒燙得滾熱的拿來又命小了頭們去取菊花葉兒桂花蕊勳的綠豆麩子預備

洗手史湘雲陪着吃了一個便下坐來讓人又出至外頭
命人盛兩盤子與趙姨娘送去又見鳳姐走來道你不慣
張羅你吃你的去我先替你張羅等散了我再吃湘雲不
肯又命人在那邊廊上擺了兩席讓鴛鴦琥珀彩霞彩雲
平兒去坐鴛鴦因向鳳姐笑道二奶奶在這裡伺候我可
吃去了鳳姐兒道你們只管去都交給我就是了說着史
湘雲仍入了席鳳姐和李紈也胡亂應個景兒鳳姐仍舊
下來張羅一時出至廊上鴛鴦等正吃得高興見他來了
鴛鴦等站起來道奶奶又出來做什麼讓我們也受用一
會子鳳姐笑道鴛鴦了頭越發壞了我替你當差倒不領

情還抱怨我還不快斟一鍾酒來我喝呢鴛鴦笑着忙斟
了一杯酒送至鳳姐唇邊鳳姐一挺脖子吃了琥珀彩霞
二人也斟上一杯送至鳳姐唇邊那鳳姐也吃了平兒早
剔了一壳黃子送來鳳姐道多倒些薑醋一回也吃了笑
道你們坐着吃罷我可去了鴛鴦笑道好沒臉吃我們的
東西鳳姐兒笑道你少和我作怪你知道你連二爺愛上
了你要和老太太討了你做小老婆呢鴛鴦紅了臉道啐
這也是做奶奶說出來的話我不學腥手抹你一臉算不
得說着趕來就要抹鳳姐兒道好姐姐饒我這一遭兒罷
琥珀笑道爲了頭要去了平了頭還饒他你們看看他没

有吃了兩個螃蟹到喝了一碟子醋呢平兒手裡正剝了個滿黃螃蟹聽如此奚落他便拿着螃蟹照琥珀臉上來抹口內笑罵我把你這嚼舌根的小蹄子琥珀也笑着往傍邊一躲平兒使空了往前一撞正恰恰的抹在鳳姐腮上鳳姐正和鴛鴦嘲笑不防唬了一跳噁啣了一聲眾人拿不住都呵呵的大笑起來鳳姐也禁不住笑罵道死娼婦吃離了眼了混抹你娘的平兒忙趕過來替他擦了親自去端水鴛鴦道阿彌陀佛這纔是現報呢賈母那邊聽見一疊連聲問見了什麼了這樣樂告訴我們也笑笑鴛鴦等忙高聲笑回道二奶奶來搶螃蟹吃平兒惱了抹了

他主子一臉螃蟹黃子主子奴才打架呢賈母和王夫人等聽了也笑起來賈母笑道你們看他可憐見兒的那小腿子臍子給他點子吃也完了鴛鴦等笑着答應了高聲的說道這滿棹子的腿子二奶奶只管吃就是了鳳姐洗了臉走來又伏侍賈母等吃了一回黛玉弱不敢多吃只吃了一點夾子肉就下來了賈母一時也不吃了大家方散都洗了手也有看花的也有弄水看魚的遊玩了一回王夫人因向賈母說這裡風大纔又吃了螃蟹老太太還是回房去歇歇罷了若高興明日再來逛逛賈母聽了笑道正是呢我怕你們高興我走了又怕掃了你們的興既

這麼說你們就都去罷回頭囑咐湘雲別讓你寶二哥林姐姐多吃了湘雲答應着又囑咐湘雲寶釵二人說兩個也別多吃那東西雖好吃不是甚麼好的吃多了肚子疼二人忙應着送出園外仍舊回來命將殘席收拾了另擺寶玉道也不用擺你們且做詩把那大團圓棹子放在當中酒菜都放着也不必拘定坐位有愛吃的去吃大家散坐豈不便宜寶釵道這話極是湘雲道雖如此說還有別人因又命另擺一棹揀了熟螃蟹來請襲人紫鵝司棋侍書入畫鶯兒翠墨等一處共坐山坡桂樹底下鋪下兩條花毯命支應的婆子並小了頭等也都坐了只管隨意吃

喝等使喚再來湘雲便取了詩題用針綰在牆上衆人看了都說新奇只怕做不出來湘雲又把不限韻的緣故說了一番寶玉道這纔是正理我也最不喜限韻林黛玉因不大吃酒又不吃螃蟹自命人撥了一個綉墩倚欄坐着拿着釣桿釣魚寶釵手裡拿着一枝桂花玩了一回俯在牕檻上掐了桂蕊擲在水面引的遊魚浮上來唼喋湘雲出一回神又讓一回襲人等又招和山坡下的衆人只管放量吃探春和李紈惜春正立在垂柳陰中看鷺鷥迎春又獨在花陰下拿着花針兒穿茉莉花寶玉又看了一回黛玉釣魚一回又俯在寶釵傍邊說笑兩句一回又看襲

人等吃蟹蟹自己也陪他飲兩口酒襲人又剝一壳肉給他吃黛玉放下釣桿走至坐間拿起那烏銀梅花自斟盃來揀了一個小小的海棠凍石蕉葉杯了頭看見知他要飲酒忙着走上來斟黛玉道你們只管吃去讓我自已斟纔有趣兒說着便斟了半盞看時却是黃酒因說道我吃了一點子螃蟹覺得心口微微的疼須得熱熱的吃口燒酒寶玉忙接道有燒酒便命將那合歡花浸的酒燙一盞來黛玉也只吃了一口便放下了寶釵也走過來另拿了一雙杯來也飲了一口放下便蘸筆至牆上把頭一個憶菊勾了底下又贅一個蕙字寶玉忙道好姐姐第二個我已有了四句了你讓我做罷寶釵笑道我好容易有了一首你就忙的這樣黛玉也不說話接過筆來把第八個問菊勾了接着把第十一個菊夢也勾了也贅上了一個瀟字寶玉也拿起筆來將第二個訪菊也勾了也贅上一個絳字探春起來看着道竟没人作替菊讓我作又指着寶玉笑道纔宣過總不許帶出閨閣字樣來你可要留神說着只見湘雲走來將第四第五對菊供菊一連兩個都勾了也贅上一個湘字探春道你也該起個號湘雲笑道我們家裡如今雖有幾處軒館我又不住着借了來也沒趣寶釵笑道方纔老太太說你們家裡也有一個水亭叫做

枕霞閣難道不是你的如今雖沒了你到底是舊主人衆人都道有理寶玉不待湘雲動手便代將湘字抹了改了一個霞字沒有頓飯工夫十二題已全各自謄出來都交與迎春另拿了一張雪浪箋遞來一併謄寫出來某人作的底下聲明某人的號李紈等從頭看道

憶菊

蘅蕪君

悵望西風抱悶思
蓼紅葦白斷腸時
空籬舊圃秋無跡
冷月清霜夢有知
念念心隨歸雁遠
寥寥坐聽晚砧遲
誰憐我爲黃花瘦
慰語重陽會有期

訪菊

怡紅公子

閒趁霜晴試一遊
酒盃藥盞莫淹留
霜前月下誰家種
檻外籬邊何處秋
蠟屐遠來情得得
冷吟不盡興悠悠
黃花若解憐詩客
休負今朝拄杖頭

種菊

怡紅公子

攜鋤秋圃自移來
籬畔庭前處處栽
昨夜不期經雨活
今朝猶喜帶霜開
冷吟秋色詩千首
醉酌寒香酒一杯
泉溉泥封勤護惜
好和井迳絕塵埃

對菊

枕霞舊友

別圃移來貴比金
一叢淺淡一叢深
蕭疎籬畔科頭坐
清冷香中抱膝吟
數去更無君傲世
看來惟有我

知音秋光在再休辜負相對原宜惜寸陰

供菊

枕霞舊友

彈琴酌酒喜堪傳幾案婷婷點綴幽隔坐香分三迳
露拋書人對一枝秋霜清紙帳來新夢圃冷斜陽憶
舊遊傲世也因同氣味春風桃李未淹留

咏菊

瀟湘妃子

無賴詩魔昏曉侵遶籬敲石自沉音毫端蘊秀臨霜
寫口角噙香對月吟滿紙自憐題素怨片言誰解訴
秋心一從陶令平章後千古高風說到今

畫菊

蘅蕪君

詩餘戲筆不知狂豈是丹青費較量聚葉發成千點
墨攢花染出幾痕霜淡濃神會風前影跳脫秋生腕
底香莫認東籬閒採掇粘屏聊以慰重陽

問菊

瀟湘妃子

欲訊秋情衆莫知喃喃負手扣東籬孤標傲世偕誰
隱一樣花開爲底遲圃露庭霜何寂寞鴈歸蛩病可
相思莫言與世無談者解話何妨語片時

簪菊

蕉下客

瓶供籬栽日日忙拆來休認鏡中粧長安公子因花
癖彭澤先生是酒狂短鬢冷沾三徑露葛巾香染九

秋霜高情不入時人眼拍手憑他笑路傍

菊影

枕霞舊友

秋光疊疊復重重潛度偷移三徑中
牕隔疎燈描遠近籬節破月鎖玲瓏
寒芳留照魂應駐霜印傳神夢也空
珍重暗香踏碎處濕誰醉眼認朦朧

菊夢

瀟湘妃子

籬畔秋酣一覺清和雲伴月不分明
登仙非慕莊周蝶憶舊還尋陶令盟
睡去依依隨雁斷驚起故故惱蛩鳴
醒時幽怨同誰訴衰草寒烟無限情

殘菊

蕉下客

露凝霜重漸傾欹
宴賞纔過小雪時
帶有餘香金淡泊
枝無全葉翠離披
半牀落月蛩聲切
萬里寒雲雁陣遲
明歲秋分知再會
暫時分手莫相思

衆人看一首讚一首彼此稱揚不絕李紈笑道等我從公
評來通篇看來各人有各人的警句今日公評咏菊第一
問菊第二菊夢第三題目新詩也新立意更新了只得要
推瀟湘妃子爲魁了然後簪菊對菊供菊畫菊憶菊次之
寶玉聽說喜的拍手叫道極是極公黛玉道我那個也不
好到底傷於纖巧些李紈道巧的却好不露堆砌生硬黛
玉道據我看來頭一句好的是圃冷斜陽憶舊遊這句背

面傅粉拋書人對一枝秋已經妙絕將供菊說完沒處再說故翻回來想到未折未供之先意思深遠李純笑道固如此說你的口角噙香一句也敵得過了探春又道到底要算蘼蕪君沉着秋無跡夢有知把個憶字竟烘染出來了寶釵笑道你的知鬢冷沾葛巾香染也就把簪菊形容得一個縫兒也沒了湘雲笑道借誰隱爲底遲直直把個菊花問得無言可對李純笑道你那科頭坐抱膝吟竟一時也捨不得別開菊花有知也必膩煩了說的大家都笑了寶玉笑道我又落第難道誰家種何虛秋蠟屐遠來冷吟不盡都不是訪不成昨夜雨今朝霜都不是種不成但恨敵不上口角噙香對月吟清冷香中抱膝吟短鬢葛巾金淡泊翠離披秋無迹夢有知這幾句罷了又道明日閑了我一個人做出十二首來李純道你的也好只是不及這幾句新巧就是了大家又評了一回復又要了熟螃蟹來就在大圓棹上吃了一回寶玉笑道今日搗齏賞桂亦不可無詩我已吟成誰還敢做說着便忙洗了手提筆寫出衆人看道

持螯更喜桂陰涼
潑醋搗薑興欲狂
饕餮王孫應有酒
橫行公子竟無腸
臍間積冷饒忘忌
指上沾腥洗尚香
原爲世人美口腹
坡仙曾笑一生忙

黛玉笑道這樣的詩一時要一百首也有寶玉笑道你這會子才力已盡不說不能做了還褒貶人黛玉聽了並不答言畧一仰首微吟提起筆來一揮已有了一首衆人看道

鐵甲長戈死未忘堆盤色相喜先嚐螯封嫩玉雙雙
滿壳凸紅脂塊塊香多肉更憐卿八足助情誰勸我
千觸對斯佳品酬佳節桂拂清香菊帶霜

寶玉看了正喝彩黛玉便一把撕了令人燒去因笑道我做的不及你的我燒了他你那個狼好比方纔的菊花詩還好你留着他給人看寶釵笑道我也勉強了一首未必

好寫出取笑兒罷說着也寫了出來大家看時寫道

佳靄桐陰坐舉觴長安涎口盼重陽眼前道路無經
緯皮裡春秋空黑黃

看到這裡衆人不禁叫絕寶玉道罵得痛快我的詩也該燒了看底下道

酒未滌腥還用菊性防積冷定須薑於今落釜成何
益月滿空餘禾黍香

衆人看畢都說這是食蟹絕唱這些小題目原要寓大意思纔算是大才只是諷刺世人太毒了些說着只見平兒復進園來不知做些什麼且看下回分解

評曰

湘雲無別號若俟題詩時增起未免生砌於賈母口中說出枕霞閣後文卽取爲號便覺自然真一筆不苟

敘吃蟹情事細密周到又活動不板

鳳姐與鴛鴦戲言璉二爺要討你做小老婆暗伏四

十六回事

合歡酒惟釵黛二人各飲一口映照有情

菊詩十二首與紅樓夢曲遙遙相照俱有各人身分

紅樓夢十二曲外有首尾兩曲作起結菊花詩十二

首外有咏蟹三首作餘音亦遙相照應

咏蟹三首黛玉先卽焚毀亦是天亡之兆

寶釵蟹詩雖是譏刺世人卽謂專誚寶玉黛玉亦可

寶玉說我的也該燒了又兆將來止剩寶釵一人而

已

第三十三回至三十八回一大段應分三小段三十

三回爲一段敘寶玉受撻幾死是第二次災難三十

四五六回爲一段寫寶玉雖受痛責而情迷如故中

間夾敘釵黛襲人玉釧金鶯傳秋芳及夢兆情悟等

事俱是描寫寶玉癡狀三十七八回爲一段敘園中

結社之始盛反照將來之漸次離散也

紅樓夢卷三十八終

紅樓夢卷三十九

第三十九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村老老是信口開河

情哥哥偏尋根究底

話說衆人見平兒來了都說你們奶奶做什麼呢怎麼不
來了平兒笑道他那裡得空兒來因爲說沒有好生吃得
又不得來所以叫我來問還有沒有叫我要幾個拿了家
去吃罷湘雲道有多着呢忙命人拿盒子裝了十個極大
的平兒道多拿幾個團臍的衆人又拉平兒坐平兒不肯
李紈拉着他笑道偏要你坐拉着他身傍坐下端了一杯
酒送到他嘴邊平兒忙喝了一口就要走李紈道偏不許

卷之五